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七首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劉莊襄
公墓誌銘

嘉靖乙巳冬十二月二十又三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

公卒楚守臣以訃聞天子為震悼輟視朝太宰議贈贈至少
保大宗伯議祭祭至九議謚謚法履正志和因事有功為莊
襄大司空議葬葬所須縣官共給無乏然公有子四其二
皆先卒最後燦最賢而又繼卒諸孫幼以故公歿十六年而
門人大司馬劉公采始克具狀又十五年而孫守復輩以狀
來請誌銘嗚呼莊襄公固德靖間勛賢臣也惟不佞嘗竊
記之矣何敢辭誌曰公諱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諱夢者
從高皇帝起義兵有功官同知漳州府賜田麻城遂為麻

城人漳州公有四子長曰從政由進士拜御史累遷河南叅政叔曰隱居公從憲子曰訓其積官皆與從政同而得山西山西公子仲輔為崇德令崇德公子璵魁南宮以豐城令入覲卒吏民思而祠祀之自崇德公至豐城公皆以公貴贈尚書左都御史豐城公有淑配曰秦夫人寔生公公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游豐城鄉先生楊文恪公談理學為世模楷所授公舉子業而內竒公至別而為文以古人期之二十遂舉於鄉公

為人長身玉立顧盼偉如也自是三困公車而其游太學所交多名士大夫後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居二歲餘天子誅逆瑾於臺臣多所更置而公以茂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填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寘其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為奸及公當出鵬候邸中甚口肩背為堂請一日歡公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為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冀其貌悔小寬之

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公監鄉試所得才士人盛於它時
其程文為諸省甲甫畢而堂之弟鵬素奴事幸臣寧從
中道上堂謗書以其校卒稱詔逮公既就係堂使所親
信恫喝校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公恩
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為梃不得發壯者
至梃挺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
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嚙臂為盟護公所過舍傳必週視
食必先嘗堂前秘遣尾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之下

獄也幸臣寧入鵬嶺考撫公罪不得遂長繫於是給事御史俱有言敕出為金壇丞亡何進為其令有治理聲擢同知蘇州府事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為蹂臺臣驟用公謀平之而公有湖守之命矣公至湖則首禮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折徵均耗賦其民大悅以擬謝太傅安石顏司徒清臣為湖守凡五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校公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得旨別用久之仍故官督陝學於其職

益稱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即以其年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曰梃剋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尋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時少師楊公一清在先朝才公於試事已惜公寬為解於倖寧至是益器重公為特疏薦改撫陝西公前後凡三莅陝其一切利弊皆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守令不

經於費者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出則竊相指曰此吾嚮者擁車公耶何吾秦人之多幸也公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鹵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殲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悉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總制王公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陝如故其明年承秦太夫人訃歸哀毀踰禮以祭葬請許之甫公除而總理河道之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厯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公晨夜

改舟車為橈橈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導潰以新
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
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湖濬其上流役夫廛二
萬不淹時而河工就天子嘉之晉工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左侍郎
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申軍令豐
儲饒廣埤塹選鋒銳飭甲械士氣踴躍思效其年為丙
申七破羌明年丁酉十一破羌又明年己亥破羌數如

丁酉所上級多至二百餘少亦不下四十而天子所推恩公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進兵部尚書則都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賜積金幾數百千己亥公諜寇濟農將大入萃羣帥而誓之大出賜金為牛酒饗士陳二寶劒堂皇指左劒曰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劒曰卒不用命者徇此及期而敵衆果大至挾詐乘我帥醉遂埤登焉公前已聞警率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池即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犯引而西

公召醉帥二詰得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栗遂率以躡賊會天大雷雨賊弓膠皆解馬蹶蹶泥淖中斃者相屬而公所檄延綏周尚文兵擣其左寧夏任傑兵拄其右固靖魏時兵擊其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強弩火礮四合爭奮賊遂大敗走衆其名王以下首領五百級鹵人畜器械稱是捷聞天子行告廟飲至禮下書褒予公甚篤即軍中策拜太子太保予錦衣正千戶為世官賜金幣踰等尋以公久勞于外改南京戶部尚書亡何入為

兵部督團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賂其廩以空名予營公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為首鼠兩端以泥公公鬱鬱不得志會報寇將大入公日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寇去乃露章懇休上答而許之特賜馳驛歸歸二年而卒距其生成化己亥六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七所娶王夫人後四年亦卒賜祭葬公亡他媵侍與王夫人相莊白首無間有四子淞鄉貢進士娶王氏淞刑部郎中娶萬繼娶毛俱封宜人淦以蔭為太學生娶

李氏灤庠生娶詹氏所謂先後公卒者也女三適長盧
都轉運使周載諸生王同舟林縣令方民懷孫男七守
蒙諸生守孚錦衣正千戶守復保昌令守乾都督府都
事守巽諸生守有錦衣指揮使總緹騎為環衛親臣守
濟監生孫女三適舉人曾嘉祐諸生李日堅太學生曾
嘉裔曾孫男某某所著有問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
府奏疏若干卷他詩文亦有存者不佞所志志狀畧耳
竊又從諸孫守巽所得耿中丞紀而讀之叅以舊聞蓋

拊卷而三歎曰嗚呼公真異人哉當公治邑而稱良墨
綬入臺而稱良御史治郡佐臬而稱良二千石意以為
精心勤卹之士耳北治河河功立辦西治屯屯政肅填
陝陝之貪墨盡解去大盜散徙始稍露其不可測以為
世之得公者尚淺然公南人耳十萬浴鐵之騎霆摧雷
掣於交戟之外而徐以尺一如意揮而糜之百步不留
堅至其所飛捷明光上下動色謂三秦自洪永而後始
快意於一勝者終豈能測公哉吾聞之廖堂氏之藥公

也校卒挾璽書一旦以銀鐙至豺虎交跡即不道途死
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即就道亡慘容者其定
力有以勝死也公目中且無死何必有十萬騎哉今夫
志大者不能無小出入術勝者不能無巧進退然而公
不爾也當其游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僅潦倒諸生而麻
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創革
語之不及私也令鮫里甲貲為諸舉子費公獨謝不受
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憂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

府也生平所歷皆膺仕而最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人之田廬無少增益故所薦大帥某緘金幣而為壽公時已得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為戒饒人之感知者選甕器遺公公恠其精曰得非上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已好也舉進士而中貴人瑾用事於衆中目屬公異之又問知其同氏以宗人刺投公公不報已啖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

公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公之歸仲文與有力
焉嗚呼世安得以出入進退窺公哉公又名能知人其
識故相太保桂公萼故將太傅周公尚文皆自其微時
世以比楊文襄云墓在麻城鎖口祖塋不佞既志而銘
曰

古之大人誠與才合乃立臣極公起墨綬以冠惠文至
二千石民之愛之若日于冬嬰乳于席餉渭屯湟士飽
而驕距躍三百捷竹負芻告興三月河歸其職帝曰虎

臣畀汝全陝膺彼憖敵公出匣刃斧不用命億衆宵息
前茅且指昏蕩天日單于奔北梟其屠者遂殢輶王
庭磔圻捷奏朝上夕馳璽書精鏐綺帛晉爾亞公仍世
環衛觀者動色入領元樞王旅于寄臣敢愛力惟是不
任骸骨為請帝所閔識驛馳而南青門冠紳萬口同嘖
公之劬勞皆在王室靡往不劇迨乎歸田甫遂優游迺
返真宅巍哉佳城儼若祁連官所營窳蕭條衡門僅庇
雨風手所剪棘君使臣禮臣事君忠師訓靡忒我銘其

幽才哉誠哉過者當式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箬溪

顧公墓誌銘

余少則聞諸長老言國家鴻豫龐碩之化至孝宗朝極
矣而上神聖既益習天下事思與賢者共之歲乙丑策
士蓋籲天禁中云而是歲所舉士至貴近臣毋慮數十
百人其最賢者為宋莊靖公聞莊簡公張文定公魏恭
簡公崔文敏公太常穆公大理黃公吏部郎鄭公博士

徐公及刑部尚書長興顧公顧公視諸公年最少最晚達蓋成進士二十七載而始以中丞撫滇中廢又十五載而以故官起歷兩京大司寇以年至歸箬溪山中又十餘年海內士大夫無論識不識咸指目顧公如清鑪大散冀以想見昭代之象望以為喬嶽鉅川庶幾能復為雲雨而今亦不可作矣公之薨天子命吏部議贈贈公太子少保禮部議祭祭凡二壇工部議葬諸窀穸自有司出而公孫嗣衍顧獨以某嘗及事公為屬吏奉友

人徐大夫中行之狀來請志與銘曰公志也某安敢以
賤且少辭按狀顧公諱應祥字惟賢其先吳之長洲人
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克升生公父恬靜翁挾
扁倉術行游江湖間悅長興山水家焉娶烏程名家女
楊氏即公母楊淑人也自克升及恬靜翁俱以公貴贈
南京兵部右侍郎始楊淑人娠公而夢若麟入室者寤
生公遂名之曰夢麟公少而警敏善屬文踰冠與計偕
連舉進士授饒州府推官饒故訟地其人吏獩意少顧

公公始至於治務精得其情所讞具獄吏視之即廷尉牘弗如於是咸大恐惴惴來聽約束重足無所受私公乃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連攝大縣令令稱平府闕守則又攝守而會姚源洞大寇起鹵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公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乃肯辱臨我公為緩頰數語利害賊立釋令去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諸臺使者咸內愧稱公以臺諫徵至則年不應格遷錦衣衛經歷

時緄帥錢寧幸用事公其屬也獨折節願交公公異謝
不為動寧當上自免疏屬公草公故為峻語風之寧謝
曰顧君憂我深耳此白簡語也屬吏部欲超公為廷尉
公固辭乃得廣東按察僉事以去僉事治嶺東道汀漳
山寇起囑三省中丞王公伯安討之公以兵挫其鋒鹵
酋首雷振溫等級千四百餘功上未報公又移兵逐海
寇金璋韓亞颯等覆其穴焚餘皇三公又移兵芟郴桂
寇級千餘始報遷祿一級公之治嶺東道不拾遺其用

師再越省一越郡威望赫然尋入賀萬壽至京而江西寧事起擢公按察副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往則已捕得反者殘民困誅賦敲篳鞭豚訐訟蝟起公力為經理振刷之民稍稍有生望而公竟以為民中持故不能無潤畧於上兩臺撫他事中公吏部廉知狀格不下然公亦坐尼不遷者六載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明年事大白遂遷山東右叅政連為按察使右布政使公之為按察嘗上疏慎謫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下有司

著之甲令尋起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所
規畫上事凡二十餘其大者如更定永昌府衛騰越州
鳳梧所諸御署葉騰甸等府城隍頒王氏鄉約增永昌
府縣學師儒申明射禮寬軍職襲替例宦不能自歸鄉
於官或寓喪者官為傳送之滇人事事稱便無何以楊
淑人喪不候代奔還法當罷既服除徜徉孤城崑山間
與尚書蔣公瑤劉清惠公麟結詩社有終焉之志吏部
都察院數為上言故都御史應祥聞母喪越在萬里之

外匍匐徑歸誠觸忤大典第其人材足使卒棄之無以明國家觀過之哲弘教厚之道報可公起家再撫雲南南中諸父老多及以壯事公思公如一日而會公至旱而雨民益大悅元江酋那鑑悖不受法衆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去後至者不勝功迫之果失一布政使以敗公當之南京未上召為刑部尚書公時覽爰書有所不懌曰後至所是為例固耳吾安能效趙少府孳孳窺人意行三尺

也乃屬郎稱精平者吳君維嶽陸君穩悉取前後繫令
增損之著為例時郎李攀龍文高寡推與公得其一篇
讀之輒嘆曰少年樹願顏操觚翰吾不知其若而人即
正始舍是生奚屬哉公之為尚書三月御史有及公者
始公入其同年柄相某雅自負推轂恩公故為不知者
而待之無加禮相某恚以指授御史御史其鄉人也疏
上乃陽驚曰顧公舊德亦爾爾毋乃憎其鼻耶蓋謂公
鼻癭也遂調南京刑部公忻然曰南北皆上恩吾不知

所從德又復誰怨公為南刑部益任職無害然自顧且老而象魏日益新居二載竟得請致仕社中諸老人劉清惠公迎謂公吾曹即行者不愧居居者不愧初恨不令山吏部暮年見之公所為吟詠於社中每一篇出人輒為傳寫評者謂其詩似白少傅書札似趙吳興乃公夷然不屑也公嗜書書無所不窺即不以寢食廢手一卷時時至丙夜家人笑謂公豈復就試耶公亦笑乃已公少則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不甚傳依其說大

指以孔子豈自愛其聖者必晚而後施之魯氏吾驟然而語人以天德之知彼嘒嘒然而以天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知也且性命非空懸而無寄者吾日愧於倫物而談性命得無為跂者笑耶公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為門戶及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語散見惜陰錄中公於學不名一家諸六籍九流百氏言人人殊公泝析而衷裁之其最自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推宇原宙得無師之聖時有唐中丞沈司封

者嘗從受學焉所著有惜陰錄人代紀尚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時厯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讀易愚得唐詩類抄明文集要行於世公以乙丑九月七日病瘡卒距其生春秋八十有三配張氏封淑人子一思純為縣諸生娶嚴氏女二長適福建布政理問吳徵次適新喻丞潘銑孫女一適太學生朱鳴臯思純十九而夭無子公乃以族孫即嗣衍後之蔭補太學生娶青州守施峻女公卒之明年嗣衍卜以十二月十六日葬於靈

山之麓禮也徐大夫曰顧公人所望其貌以為長者不
佞得其隱德三馬正德中施御史儒與中貴人抗被逮
有謀公以賄緹帥寧脫者公怒曰御史即死死職耳令
以賄生御史豈御史意哉然公陰為居閒萬方脫御史
獄意不自言也汪太宰鉉為廣東時捕寇無功公推功
汪得驟遷至太宰人或以問公公謝亡有也貴溪相公
所舉士也當執政十餘年公里居訊問不相及亦不復
為人言嗚呼此不亦斤斤篤至有孝宗朝士大夫風耶

銘曰

上帝曰咨汝辟乂民唯賢是啟用賚汝老成以慰茲元
元豈唯帝是畏唯一人是媚用昭貺於帝夙夜匪懈自
覲駘背五馬彭彭再鉞於滇帝省其澤以莫不覃貫城
熒熒兩肺我都帝省其憲抑曷敢渝歸而著書其言盈
軌泝疏九流蔓刈百始所最憂者世儒頓門母人舜其
口而蹠厥身毋文短徇好而汪洋自恣匪倫匪物性命
曷寄味哉言乎帛如菽如如瓚彝在櫝如鴻羽在陸靈

山之陽厥土燥丹有書壁焉有司冠冠余小子銘之其
永勿刊

明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方城宗
君墓誌銘

嘉靖庚申之二月宗君子相卒於閩其遺言曰死葬我
金陵而是時太公為南比部郎也則以櫬之金陵栖焉
而亡何太公出守蜀久之歸揚之興化則又以櫬往曰
金陵去家遠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蓋君歿而

亡三尺之息也傷哉天乎又久之太公謂其少子培曰
葬女兄百花洲百花洲者距邑不一里遠而水環之君
故所讀書處也謂世貞通家子女其誌而銘之世貞以
讓于鱗未果諾而于鱗亦歿矣海內諸稱兄弟者若而
人而去我也傷哉天乎天乎世貞所為君誌且銘也者
則安能文所不為君誌且銘也者夫安能忍君負也按
狀君諱臣子相其字嘗自稱方城山人其先世居吾吳
郡尋遷盱眙最後遷興化遂為興化人而興化之宗有

聞者則自太公周始也太公娶某宜人始妊君而輒夢
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卜人曰是有子也而文已生君
君為人秀髻眉豐下目光奕奕傍射負氣豪雋自喜當
其踰龀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構題而屬文文成多
奇語太公異之為益授君業俾卒焉君遂以時義名十
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
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
見君文而奇之調為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

絕不復通他曹郎而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徐子與
梁公實及不佞世貞游益相切劘為古文辭考功署中
自公令外多不復酬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
目攝之矣君亦以湛思故略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
所謂百花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
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為強起有選人陳丞者
緣有舊出百金裝君不悅曰丞為廉吏惠吾邑吾不啻
百金者數也而乃用邑金溷我何也丞謝過罷去自是

贖贄俱絕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為文選一年遷稽
勲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
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相嚴交惡見法而君
又嘗賻故楊忠愍公楊亦以紉相嚴坐論嚴恨君甚幾
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為福建布政
司叅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游燕子磯為文記之復
偕子與游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太公
趣之任恒改日徵之以不辦具裝故太公笑曰吏部郎

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裝出月俸卅金子之
乃克往君至而旋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氓襁負求入者
幾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柰何君曰吾在不
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懼失色且下君行求得善火具
者百人置要害間手白金人為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
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後君度
賊已集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
督府檄君護狼兵歸兵出省欲縱君令語之曰吾日一

酒食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
狼兵冒君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
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以為式久之遷其省按察副使
督學校君每出按部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為程義以
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
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調
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為損月奉減供具繼之以為常君
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重故造

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劇意騷雅謳吟非丙夜不已
遂寢瘵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疾
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凌虛意
已擲筆而逝訃聞兩使者哭於臺諸司道大夫哭於其
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曰誰為社稷贖宗君
也則曰誰為贖宗君師我也則又曰誰為贖宗君父母
我也御史獻科下諸郡祠君名宦春秋祭勿絕君於詩
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

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也其橫放雄厲莫可得而
羈斂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
快寧瑕而璧寧蹶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
節寧為籍毋寧為季此豈局踏轅下老土壤者哉乃其
孝友潔廉一試於閩稱循良首差為文士吐氣矣君得
年僅三十六娶於陸無子求當為子者於培子而未也
嗟夫雖然以君大者校之亦壽且有後哉是宜銘銘曰
有鳥五彩萃於大庭帝發厥祥千秋一鳴雖離麗霄萬

羽奪聲違彼朝陽困於南征歲蕤其姿從風飄零片羽
寸翰攬者稱禎大瑞不再丹雘永傾厥穴何所揚之廣
陵汝產汝歸予銘可徵

明故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青霞
沈公墓誌銘

當先皇帝己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由清
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丞張遜業飲沈公
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

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敵闌入塞
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敵獲我中貴
人為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髡
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
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
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敵所謂貢者也耶彼傳城
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
釋言者旌功臣敵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嘯嚕言

吾姑寬敵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
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
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
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
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
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敵幾得以身當一面畢
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
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

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
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
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
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渝
渝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
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
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儻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

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譁亡人臣禮今復誣
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
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
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
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
沈公狀咸大喜助新粢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
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戇爭為公詈相嵩以快
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

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懷避敵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僂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寇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

非有言責毋為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
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
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
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
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
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
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
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

與楷合筭捕諸白蓮教通敵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
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倖公籍其家而予順
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
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
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
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
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
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諸生

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搢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

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
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
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
酬也當寇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
予敵民矣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
公既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
內賅買地而瘞之其人相卒而為祠生祀公公於詩文
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

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
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
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壁母俞
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褒即死於公
難者也最少子袞以穉免襄既白報公讎推太學恩袞
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
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

為國擊嵩不勝公徙為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

韓韓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明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虹塘王

君墓誌銘

余之京山盖有御史王宗茂墓云而王君之墓木材矣
而猶未有誌若銘其子玉泣而請曰以有待也盖手狀
而授余夫微狀余固知王君當君之試為御史也在嘉
靖中而相嵩方貴幸以其子世蕃恫喝中外百司挾其
賄巨萬敵闌入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乃郎中學詩

御史錦以後先論嵩逮褫職王君奮上書摘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罪皆有指是時上不能無動意而外難相嵩顧召當制大臣諭且薄君罪得為溫之平陽丞自君謫而相嵩益盛至出人主上而其子世蕃益用事嵩柄為奪諸論嵩父子而逮者非死則亦戍禍加慘於君矣君之丞平陽務為精勤稱職不少見遷人態而其所辨誣良民為梟寇導者三十餘人即上官為君屈君又厲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全女口二千餘女長冒君姓或以君

舊官為小名俄丁母郝夫人憂歸是時君父布政公橋
領廣右伯重於朝嵩以君故甘心焉罷歸君內哀傷郝
夫人而外恭養布政公進而晨暮夔夔奉食不敢以瘠
見也退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布政公老且病深居咄喏
時時及出處不能無嫌君謹俟其解而後雜他懼端以
薦久之布政公亦竟不起君自是摧毀無復意人間矣
天子尋用御史言斥相嵩戍其子而君以哀憤積成疾
卒相嵩罷與子戍之日即君卒日而君竟不及知也當

屬續語不及私唯曰上活我無以報上恩嬪某從子玉
前泣請訣君正色曰即某不肖而終兒女子手耶手揮
扇自若頃之目遂瞑君卒之三載而上僂相嵩子籍其
家嵩寄食民舍以死然外尚諱君直不為旌而至穆宗
初始下制褒贈君光祿寺少卿少卿五品法不得予葬
祭諸視君而加慘其生存者暴起至九列而見法者賜
謚錄一子春秋祠祀勿絕君獨寥寥至今也夫君不愛
死論劾相嵩反復以身為喻甚哲獨能動人主以薄譴

而至嵩藉金寶珍異過天府按君疏若薄亡不酬然不能回人主之惡而為好天之獨薄君以適疑若為君厚者然不令君一快志於相嵩之敗又不令從諸君子與觀昌大之會而至褒卹之典去諸君子歿者又倍徙也嗚呼天人之際固難言哉君生貌寢善談笑與人處爽朗無他腸所為詩文援筆立就善騎射於書靡所不窺然略知其指弗肯竟舉於鄉凡五上春官輒不利矻矻不少阻最後成進士為行人使魯晉二國却其餽御史

南京僅三月丞平陽倍之人呼為青天王或太平王而於其行泣而送者溢道路奉布政公指撫教其弟俱成立布政公素嚴難事即君已五十餘猶宛然孺慕也唯王氏之先代有聞人布政公與其弟太僕公格俱以直道自致為時名臣至君而加顯矣君字時育別號虹塘山人其生以正德辛未卒以嘉靖壬戌春秋五十有二娶於某有丈夫子二長即玉為諸生有材氣娶戴次在娶謝女二適國子生楊烈翰林編脩李維禎王子曰余

讀隆慶初考功令而惜之御史業已驗若著蔡而胡厯
厯一五品為壅闕明主湛恩也且夫旌諫臣宜第事可
否不宜獨第禍雖然所以為御史足矣何所事此是宜
銘銘曰

疇汝恚而復全之疇庸汝言而使汝不及知疇汝報而
僅止於斯天耶人兮嗚呼噫嘻

同知溫州府事贈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議
黃公墓誌銘

嗚呼此贈右叅議黃公葬其衣冠所也肅皇帝時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躪而溫最其要害地黃公之來丞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以其職繕城郭清戎伍脩戰艦溫之吏民德公而咏稱之曰府君文武才也吾溫庶幾不魚肉矣哉而黃公有憂色曰賊眈眈吾溫奈何以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即死死職耳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吾腹有丹者寸在蓋嘗書其語楮間以識云而又三年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

人或謂公嬰城易堅耳毋輕嘗大敵公不可曰四郭外
非吾民也耶而以委寇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謂逆也當是時溫軍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
帥皆乳袴子一軍軍疊石一軍軍鐵場以為公後公出
誓其衆且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
死無退生衆醕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
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公鬱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
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為二一從

上流掩疊石一從下流搗鐵場其帥皆棄其軍以走賊
合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戰久之短兵接
顧麾下稍稍盡有挽公以逃者公劒斷其指曰去之此
吾徇節地也賊枝戟前得公坐公榕樹下而脅之降公
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公歸大夫予我千
金公嫚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曹庸狗旦暮
磔裂死何以金為賊怒裸公而寸斬之公罵不絕口時
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距其生庚午得年四十有七

事聞天子為震悼特超贈今官錄一子太學生下有司
建專祠春秋祭世世勿絕而學使者又以名宦祭於學
宮之傍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公諱釗字珍夫世為長
溪人王父伯鈞有子三其季紹紹有子四其季為公祖
母林母李世世稱孀以節顯而公六歲則已孤蘄然見
頭角矣稍長善屬文下筆數千言不休過目即成誦補
邑庠弟子故潘大司馬以學使者試而奇之舉鄉薦下
第入成均今少師徐公以祭酒試而復奇之兩公互相

推曰黃生國士吾不能抗顏也然其上公車輒報罷最
後謁選以高第丞溫州先後凡六歲云自公之為邑弟
子時時抵掌顧同舍生丈夫一日立玉陛前抉腎腸與
人主爭萬世大計安能局促效轅下駒為其同舍生固
豪之然竊已疑其行而公於進退取予析義至秋毫曰
毋以纖自恕也故其丞溫州先後六歲而重門絕苞苴
迨其歿不能具道路裝公之歿也其婦林宜人行購屍
已廉不獲與其嗣子文煜具衣冠招魂葬於邑之沿江

里白沙丘又十五年文煜來判吾州事以政行卓異稱
居有間贊其鄉人郭御史文週之狀而謁余志銘余伏
讀竊有慨焉今夫士居平誦說倫義多識往行其於死
生至辨哲也卒天下不幸有變士最宜能死然往往介
冑多死戰而搢紳大夫僅死守此豈以帷帳籌策為不
任鞍馬矢石耶百雉之堞一旦為人越而府藏稱失守
即不死賊當死法等也國家無文吏臨陳責乃黃公可
不死矣而死豈不烈烈男子哉明興西北世受兵其歲

報能死者介冑也倭難作而東南之薦紳大夫有死戰者固黃公風之哉是宜銘銘曰

衣冠何歸歸於閩之野魄何施施於溫之澣魂何之帝命胙女以東南之土土兮木兮廟貌肅兮死而不死兮無子有子兮噫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張塤

謄錄監生_臣程澍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五首

明嘉議大夫雲南提刑按察司按察使盧江張公

墓誌銘

故雲南按察使張公以萬曆元年五月卒予時起家楚臬哭

公而後行其孤志熙等用十月葬公於邑西業圩阡又踰月而予被召還里乃受邑人歸子之狀而來請誌銘曰治命也夫張公少長於予一紀餘同鄉薦又十五年而同予弟懋成進士又十年而予叅浙省從公後知公者宜莫若予安敢辭按狀公諱憲臣字欽伯其先晉陵人有贅於崑山者遂家焉世世力田孝弟至公父府君洪有隱德嘗之嘉定得遺金數餅為迂歸以俟亡金者授之金即馳去一日輟耕隴上有相者過而指府君曰是夫當顯顯乃以予故府君笑曰吾家世農安所

取顯耶公時為兒從傍聞之竊沾沾喜就里塾師吾伊
不絕矣公業成為諸生久次其成薦復偃蹇南宮試者
久之而能不以戚欣見貌益砥節於學由進士謁選得
南昌令人或虞公寬大不任劇曰令可拜跽稿也且倖
相地何以處之時南昌饒積牘牘數倍他縣而黠吏欲
以事嘗公則爭操牘緩急雜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而
抵緩者地曰胡足溷乃公也後不以序進立扶汝矣吏
咸吐舌稱伏神明邑事大治近地時中大盜公出循行

鄉落見長老問所苦人人自喜謂張公全活我又清狂
犴之宿稱冤者十餘即驚擊無以難也公胡髯腹便便
造請臺省諸公間亦不廢諸公日益賢重公曰得數張
令吾曹不安枕耶而有段御史某者勢張甚一日顧公
語縣羨金若干吾欲有所餽謂倖相也公徐曰縣無羨
也御史怒謂南昌令不奉檄覽訊謀而稱無羨公前謝
曰此乃三殿工羨也縣不敢置他羨御史益怒詬詈不
絕公起自如御史以巡按滿貢緣監軍事再上疏有所

推薦不及公而公益以治理流聞即倖相亦語人張令
似不識吾家家亦不識張令無何倖相與御史後先敗
而公用卓異召拜工科給事中即上疏四事平賦役脩
水利重守巡謹隄防公故家東南於東南計尤切時方
脩邊備公謂即武庫甲仗將士司命奈何一切屬中官
宜付外給事御史得覈之又謂兩畿試不宜諉司訓老
生能失士咸報可公自吏科右給事遷刑科左持節封
唐山王充正使給事中之得正為使自公始也還晉戶

科都給事中三上疏論國漕大計下所司行之公自起
小官驟貴重然恂恂益務為恭謹不以白簡故加朝紳
色而其於國家計尤必眷有指樹數馬風諸公卿翕然
稱之至出為浙江右叅政相驚謂曰張公長者胡遽離
瑣闥也公於職分守金衢嚴三郡嘗平礦寇大將軍用
師閩多倚義烏人而義烏人益驕橫竊相從剽攻椎埋
不休公錄其豪以自隨而餽之躬為訓練成師曰子去
盜而為縣官用抑何貴也建德學宮燬公捐奉以先其

新者蓋學成而諸生有薦薦者矣公為叅政三歲始遷雲南按察使垂入境黔國公橫而欲用故事責三司苛禮公使人語之曰公安得稱故事夫豈昔日黔公也望金馬門若九天上而欲輕加其從臣乎尋謂其僚曰禮如是足矣尋甸土酋沒而其妻安攝政移欲得四川酋某夫之公獨曰安攝而私其土之人固恒今不虞失土耶毋亦奸人詐為謀以構難乎勿許便俄詐露竟知非安意也公在諫垣日以推轂賢士大夫為主然不欲使知

之而其所繩糾絕少恒曰吾奈何以耳語輕折天下材
顧獨劾一都御史苛暴好殺會有與主得不罷而都御
史驟遷至八坐與相而握銓者比遂因上計誣斥公歸
公聞命之後日即行滇以饒貨甲天下公無所攜顧獨
拔士之宜滇而不能歸者悉傳置之人謂公即廉奈何
借他人裝而重我行李也公笑不答當是時田畯市叟
咸喜得一當公為壽至詞翰之社雀躍思御而竟病癰
矣癰一歲省可能起行忽宿瘤潰不止久之卒年六十

有二耳府君洪贈徵仕郎母管贈孺人娶於浦封孺人子男二長即志熙太學生浦出也娶於方前長史築女次志美邑諸生娶李鄉進士希直女女二長適朱應龍次適陸養廉天孫男一孫女一公為人寬仁恭儉出天性即所造請毋論其可者其不可者亦訥然不欲見口也所推遜亡論豪長輩即兒稚唯恐其失之也五六歲喜為詩至老而吟灑不倦雍容和平得大厯貞元遺旨然不欲為人出之間有能舉公詩者輒面赤囁嚅欲避

去以故其詩存者千餘首奏議公移雜文若干卷鐫之
笥而行者僅紀游二稿而已王元美曰張公之為長者
乃爾吾聞之明興崑有王君良事高皇帝為陝西按察
使高皇帝揭其名於殿楯而目之敦厚其所為長者狀
非一今乃併張公二矣其官同其祿壽不配德又同世
無有能名王君者如張公可以瞑矣銘曰

漢有東陽侯張相如稱長者公豈其苗裔耶何其德之
似也明之始季崑人為觀察使而長者二百年而公始

與王君二之壽不德媿行不祿配乃所優乎其餘而昌厥嗣者王君殆無是耶我銘公幽以徵夫世世

中憲大夫雲南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沙溪曹公
暨配顧恭人合葬誌銘

蓋嘉隆之際有直臣焉曰按察副使曹公達而曹公之為御史也甫暮而挾其儕紕故佞宰汪不法語峻甚上杖之五十謫外而亦為絀宰汪以解公方卧兩緹騎囊過宰汪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肩脅入長安門耶

徐徐步歸邸待命得隨州判官而前是君按司隸有林
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賅公寘之法而崔某者為林與
主迫以權貴書居間復寘之法京師目相攝強項曹矣
而公之判隨州也屬暴水公督焦嶢之民以俸緡倡賞
格賞援者所全活無筭攝斬水令章聖皇太后梓宮歸
顯陵當道斬水郡縣責供張甚急公第飭吏民手板水
次已公服前引常廩外不庀一錢曰吾斬水非中貴人
外藏也中貴人問而知為公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豈

然御史會風便引帆去而公遷南城令為真矣公之令
南城善狀非一而大者若汰方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貞
暴於淫姑以死者公誦得狀聞於上而旌之至公遷去
南城與蘄水人後先為生祠以祀公至今勿絕公為南
繕部主事遂遷郎中領蘆洲公領蘆洲而蘆利瓜剖之
官民豪不得從中牟尺寸矣凡三年而遷知廣州府廣
會府吏弊蝟集公一切以惠文埽之若洗始公令南城
而御史汰以苛禮望公公拂衣出曰吾御史豈而比耶

以是頗得難上聲而公繇廣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
贖怒叱出之會公至自覲趙丞坐賕露臬司以屬公公
治極法且抵罪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連欲有所縱
舍公持之益力御史恚而色加公公曰趙丞善行金舍之
固當亦竟拂衣出而御史業已中阻監司有恨公者為
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則又曰守俟三司集廷欲辱
公矣御史窘乃誣公它罪狀詔即就訊而公上疏自白
竟得雲南守而丞及御史相繼罷謫搢紳快之公守雲

南雲南亦會府其治如廣以最聞遂擢其省按察副使
治兵備臨安夷酋普憲阻兵公奮身請以所部深入憲
巢卒縛之而撫使者王某以非初議格其功更為飛語
聞當調公遂歸人謂公調不當更內地耶且久資以非
時擢耳公笑曰吾往者白吾鱣而今不白者不吾鱣也
且吾官三十年而幸有老母在而忍倍母出也公家居
不以非時謁守令即守令或宗戚之顯重而過舉者面
斥之不少假亦素熟公為人無忤也公少貧為諸生日

一粥自給及其貴而老非客至不二簋客或風公力不能恒三簋耶公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公時有所過從野父濁醪豆羹懽然道故無間也所娶顧恭人佐公起田間辟廬供養姑旦夕以安公於讀公貴而恭人有子曰巽學甫冠成鄉貢公遠宦不能問家恭人能操什一贏授巽學家日益裕顧居平亦二簋衣不曳地謂巽學曰吾非畏而父嫌也性故安之然公性不好施而恭人特好施楮錫匱則緼袴簪珥繼之非姻

族而孀獨食於恭人者不易指數然恒秘之不使公知也恭人先公二歲卒以隆慶己巳得年七十六公卒以隆慶辛未得年七十有七公字履中其先為常熟福山人已徙邑之沙溪後割沙溪屬太倉遂為太倉人因自號曰沙溪其為諸生治易有聲舉嘉靖己酉鄉貢至己丑而成進士授南太常博士以滿考贈父文林公振綱如其官母朱太孺人有丈夫子五巽學即恭人出娶於顧繼唐次晉學娶於王封右諭德夢祥女次益學娶於

王太學生懋學女次乾學聘葉庠生侗女次漸學聘呂
膠州同知道煇女女二一配太學生歸道一未字晉學
益學及長女則媵陸氏出乾學漸學少女則媵嚴氏出
恭人撫而子之如已有孫男三繩武繼舉鄉薦娶於王
故進士一誠女餘二未名晉學出曾孫男一申錫聘於
顧太學生咸平女曾孫女一許聘張選部振之子迨則
皆繩武出也異學等將以是年某月某日厝公暨恭人
鹿鶴涇之西阡以俟葬而謁余銘公視余不佞大父行

而往者罷鎮之歲實相繼歸浮沉里社中稱爾汝懽而
今已矣雖然知公深者則莫如不佞是宜銘銘曰

世好姸阿強名公激世好奢靡強名公嗇賢者稱德公
亦自得曰儉曰直劑直以溫導儉以仁是唯恭人藉公
之餘以庇公子孫

明中憲大夫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九
華楊公墓誌銘

蓋予讀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守真定也見亡不以天

下第一者而一撫臣欲中公以快當事意輒論罷公夫以天下之好不能勝一人而公就屈即所恃者天耳而亡何事竟白公當復故官然復官之命下而公先已卒矣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所恃者天歟非耶公守真定為三輔最大郡庭五州二十七邑之長而臨之而上乃有諸督撫臺察兵巡見臨者以十數又當東西孔道冠蓋羽檄肩摩即守食寢弗遑也而公素彊力自勵又嘗為李官讞斷益習吏抱案請署公先所急者次第

呼署而扶其不當請者曰太守迺為滑胥作地耶諸州
邑受約束者以次授案去兩造紛爭前而歟公不顧第
擿其中要竅呼一二把訟大猾厲聲曰而不吐實立碎
汝首矣以故公所聽訟不數語而決故事守以夜分臨
讞公之始至猶旰非久而崇朝矣郵置供張甚設其造
請諸公不避寒暑然所饋不過算器食自恒賦外一不
以煩吏民而會敵騎入紫荆畿輔大震公行視郡三面
皆土城歎曰地幾不與敵共耶顧郡有羨錢若干千緡

及曠吏脫騎俸給悉籍之以白於臺請因石於山因陶
於土度三面咸甃石之不匝月而畢趙民忘興公又益
濬濠及築滹沱廢堤以外拒水而內護濠久之滹沱挾
霖雨而水橫來爭堤且潰公督僚吏多益置土牛竹槿
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上慷慨為文以禱及禱而水有
若青羊者一目獨角叩首而逝水亦隨減當公之出禱
也民之薄於堤者以千數丙夜不辨色號呼請救忽故
神祠光熒然有二燭浮出因傳炬以免咸加額稱公神

君神君云而公又奏蠲其歲賦之半諸上賦金郡例有
火耗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公一切革之民益用大悅
謳謠載道而前所謂撫臣者不欲言其人故公同年進
士也與御史不相能屬公伺其狀公念已守土大吏安
可首鼠鬬兩監司但委曲引大體覲消其嫌而御史內
材公所措置多與謀會滿首薦公而劾撫臣所私者撫
臣大望公謂背我而新鄭公當國惡故相為公鄉人嘗
道出真定以言微嘗公公遂巡謝不敢知而撫臣者故

新鄭客窺得之大喜謂公奇貨可居矣公嘗脩郡城垣學宮陰陽醫藥公署度之費無所出會有倉羨粟四百石公以付工使計受直曰亡所事請也而公既遷雲南按察副使以去則用前事疏奏公謂有所乾沒當罷詔聽歸就覈公道聞之笑曰太守有州五邑二十七為三十二城一頻而城可百金乃愛此紅腐粟耶且撫臣眈眈欲肉我而自此腐粟四百石外不能以毛髮饒我彼猶人也吾安所解耶公乃歸耕楊扇與其諸從季飲甚

懼然以數飲得脾疾久之寢革貽書陳懿德先生謂受
上恩無以報即不我白我無所愧地下也竟卒而所論
公事下彼御史御史責問諸將作受直咸有狀因延見
吏民詢公賢否吏民叩首流血諄曰楊使君僅飲一杯
水而奈何以腐粟蟻之或謂使君即不白我曹願得死
代御史乃上疏略曰雲南按察副使故真定守道亨材
而廉守也廉者必不盜倉腐粟材守而貪亦必不須此
倉腐粟且粟授直工工皆有狀詔特復公按察副使以

示優而公不及見矣公頽而長身風骨聳秀而溫然謙
卑長者性孝友居父怡山公母平宜人喪以毀瘠聞事繼
母馮太宜人共養腆備諸弟道通輩咸依公所以撫教
甚篤而其逝者子其孤亡間也既以貴念獨居饒而使
區困役日就約因割腴田六百畝助之以故公病而里
中人為飯僧禱神歿而巷哭聚弔若市然公少年為諸
生則已有聲數試有司數不利者博士家言凡數萬餘
始得解又踰年始成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

禮最其官當遷為給事御史而居與御史大夫隣大夫之奴與他惡少詢而誤謂公奴也間之僅得刑部某司主事稍遷員外郎以至某司郎中公極精勤於職當是時西曹郎名能法比者亡如公其名善博士家言至古文辭亦亡如公竟不調而以積資僅得守守而始得大郡然其遷副使則在萬里外甫遷而劾繼之劾甫白而公已卒公真無天哉悲夫陳先生曰山海經所稱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

角一目其名獐獐公所禱而見者耶彼猶獸也而能使水隨而退者何也神祠之燭胡自出而應公以出千夫於溺且聞之趙民早公再祈而再得雨則公不謂無天也余與公善故不辭而為之誌若銘公字豫甫別號九華山人其先避世於華亭之修竹鄉遂家焉子孫益蕃衍環澱湖而居者亡他楊而邑人以區為扇遂稱為楊扇君所自產也父即怡山公母平繼母馮俱以公刑部郎貴贈封公娶上猶令唐次賓女

封宜人置貳俞氏黃氏有子繼芳娶沈氏叅議啓原
女繼美為弟道貞後娶趙氏諸生世華女俱郡諸生
繼善聘張氏光祿秉一女繼茂聘李氏鴻臚豫亨女
繼英聘王氏為子弟祠部世懋女女三適太學生吳
驊諸生項成芳潘雲樞三女與最少子皆唐宜人出
而繼芳繼美繼茂則黃出繼善俞出也公生以嘉靖
癸未十二月十五日卒以萬厯癸酉六月二十七日
得年五十有一墓在修竹之新阡狀撰自陳先生而

予之銘曰

公神無所不之乎是不於趙必於吳歸而德於吳之鄉出而德於趙之都以使其入祀之宮而哭之途曰吳鄉先生而趙賢大夫於戲

中順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少谷溫公墓誌銘
溫公之在文登也余自海上走一介訊公而得公報書報書之踰月而公移罷又踰月而計公卒益又五年而余奉命來撫鄆為公之鄉弔公而猶未葬也

嗚呼傷哉貧也余乃謀於公之子應龍輩寔寔於龍廟山之陽樹之櫝而公弟真陽令如春以狀來請誌銘微狀余寧為不悉公也公之成進士至歿凡十有八年為行人則一使荆襄為御史則一按鯨吳越再按秦三仍按吳為按察副使則治海道所至皆卓然有聲績而其却荆人金也荆人至今能道之其按鯨而場人暴中倭不登課公申飭舊制為稍通融期限以蘇其困立保甲法叅而伍之俾人自為守搜捕姦猾

及邏卒之因而利者課自是驟登額逾於承平時而公所治繕理城隍築海圩閘堰數十百計其按秦益自標樹風采至則論同州守某實難令某等貪酷狀遣戍削籍有差守令望風解印綬去猾吏大豪一切受法不寒而栗公黷求邊所以計婁紉者前後凡二十事條上之報可公又行刺得某大帥蠶食吏士佐寇為虐某裨帥不畏大帥而畏寇狀悉劾罷之至督撫重臣亦有緣而謫削者邊吏大惴無敢飾情以見

益治軍軍聲實俱振而敵亦竟公代無敢深入公又
上宗藩七事若補祿糧肅關支正體統嚴門禁尤其
要者其仍按吳則益熟于其利便而於職得兼治大
小諸吏有熟公者轉相告報毋為撓溫公三尺為而公
以為吳所重於天下者以賦而其利之最大者水則抗
疏委能吏丈畝里毋伏田田毋伏賦賦而不田者蠲之
田而不賦者益之且督諸治河官以農暇開濬水稍稍
受職矣公又論罷副總兵一人武吏益戢吳以大治然

用事者以公治秦嚴鮮所縱舍而公不安於臺矣其治海道而屬登萊與遼之亡命交匿於諸島時時出剽掠以自益議謂擊之則慮起兵禍勿擊則二郡繹騷無已時公用楊守起元議外揚軍聲以脅之而使指揮湯詔等之田橫王世祿之長山裴虞度之崆峒李承暘之劉公千戶黃汝忠之抗灰諸島召其豪長者諭之曰與若期一月來受署為良民不者溫公大軍立殲汝矣衆皇恐咸來謁公拊循之為上書二臺編保甲給田起稅通

互市開闢梁禁爭鬪島人彬彬約束比內地矣屬暑郡
太旱公齋三日而禱立對公既露禱雨中又以暑故不
為雨具寒內侵遂得疾其民相率狂走告神曰大夫為
民請雨神幸予民以雨而予大夫以疾非類民今敬為
大夫請命果小間公念劬不任疾疾又不任事即自刻
歸且就道已而曰吾守土臣也敢去事歸乎強疾以待
甫得請而公革矣然猶手書諸郡邑毋汜祭毋賻祭吾
不而享也賻是死而僇我也公諱如玉字孟醇別號少

谷其先世志海隨人而以戍贅河南之桐栢王父淮徙籍鄖遂為鄖人父文林公所娶於左孺人而生公文林公之為諸生甫著也而公十四亦補諸生郡守許某竒公才欲昏之弗果明年有孫提學者按部試公以為第二人既見而笑曰吾欲冠若以若少疑之今果然自是凡再楚試皆不利而最後我先公巡按楚公遂與薦歸及襄陽得文林公訃蓋絕食七日而抵喪所撫棺大慟曰天乎誰令我以一鄉書易吾父也公之舉進士而喪

王父淮已又喪左孺人毀瘠時有加自是得心腹間疾
矣公之一為御史三按部又一為海道皆名持憲其居
鄉絕不通官府其居官絕不通家問以故病三月且死
而其家不知也公生以嘉靖戊子卒以隆慶己巳得年
四十有三初娶於鍾早卒贈孺人繼娶其從姊封如之
丈夫子三長即應龍郡諸生娶主事黃元吉女次應鵬
聘舉人江以淇女次應嶽聘知縣李嶽女女三俱幼世
貞曰公妻為執法大吏所至有聲績豈偶然哉早禱而

澍卒以勤死合於古祀法矣乃其臨歿而約束郡邑毋
令汙我為也此何下結纓易簣哉蓋公之舉於先公也
差殿而始按吳越先公屬大故藁葬諸知名士咸自避
晦削門下籍而公走使二百里而來以金助繕墓不佞
兄弟蓋三辭而公三進之曰吾為吾之師而已夫是以
無虞於松楸而會先帝賜詔洗雪公復從林中丞潤上
書請予故御史大夫贈諡不報不佞兄弟以謝公公曰
甚愧上書吾為吾之師而已公之篤於倫理類如此是

宜銘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是耶則何以子之民而殉子
之身非耶則子之子孫其振振而子之名與余言而偕
不泯

故建寧守張公墓誌銘

代家君

始吾女女建寧公孫也癸卯謁建寧公里中公老矣與
之語響應大要非今時人也徐而察其指慨然不能盡
遺世者去公之五年公卒又六年而公諸子一析輩徵

其從父贛州君之狀來乞銘墓道公張氏諱文麟字公瑞嘗為建寧守罷去故稱建寧公學者或尊為端巖先生其先常熟人也高祖以平生粹中粹中生武邑教諭懋懋生封主事湯民民生公公生而秀穎異凡兒五歲嘗戲緣其祖母韓夫人衣不休遽問兒何為者公答曰他日周行四方度如是耳韓夫人大奇之十五則已為諸生善屬文有聲前令楊名甫使從博士受三禮親為共餽而久之公遂以明經薦應天冠諸能言禮者時年

二十三年乙丑舉進士高第當脩孝宗實錄采故事
諸繇高第選馳傳行郡邑公得浙江還上事太史多所
稱遂擢刑部廣東司主事司所治金吾緹騎於它曹號
劇難舉選悞者至取風旨首鼠觀望而獨公伉以惠文
彈治之尚書雅重公故事諸曹郎習亭疑法專平敏斷
者選治尚書章奏公遂治尚書章奏屬安化王叛就捕
而中貴人瑾私之陰喝有所上下公業自如亡何瑾亦
敗下司寇獄公議大逆無道上詔可是時太宰聞公與

公同舍郎也寔共治瑾獄所傳爰書稱天下以為廷尉
繫令云而瑾從子二漢者尚幼衆疑其誅且寬之以屬
公公持不可曰瑾為誰反耶即罪坐所繇繇二漢竟坐
誅而他族屬可三十人嘗別籍矣深徇者窮治謂宜從
坐公又持不可曰此不與於瑾榮者也別以次減死論
時變起暴猝人人持意行法而公獨多所裁正雖尚書
亦自謂不如秩滿遷山東司員外郎再遷四川司郎中
南海梁次攄者相某子多賊殺村邑民家所讎郡邑心

知之不敢決公奉璽書往勘且置對次攄殊不自意倨
就公公怒叱曰携而父來耶而敢研研然見我也劾抵
罪因悉劾先後佐次攄獄者還遇主事公喪俄遷吉安
守不拜服除改建寧守建寧閩饒郡也公至始大欲持
廉潔風之据束吏猾不假毛髮抑兼并裁濫共其豪右
恒衣食鰥寡而治乃以其暇創名宦祠學宮梓鄉大儒
真先生集行之博士弟子貧不能自存者月受守囊奉
錢吏部數言建寧守最當遷而公豪不能折從上官間

有所牴牾因遂妻斐公公不憚再上書乞歸養母太夫人不許又乞骸骨不許而公自是稍怠於政矣會述職竟投劾免公還時尚壯歎曰大丈夫何常之有哉夫甯成小豎子耳其言誠無所比數然其意亦欲有以用之也吾今乃建寧吾家耳於是務儉素畫歲而食斥其贏規貸陂田募諸里佃人以厚假而薄責之歲日益饒裕因創祖廟緝族譜稍殮粥其宗乏者以及內外姻疎屬間右咸以次第得所望去病有藥死有斂欣有助戚有

慰亡慮日出什百緡而尚多美則起三大第使三子分
居之鱗次櫛比沼館花木臚整幽覲公時時携聲酒道
從謂三子吾不能具陸大夫橐中裝顧吾有寵公安爾
曹得之否公素壯彊無疾晚始憊謝屏人事焚香危坐
集道家書讀之卒年六十有七子一桁二桁三桁俱太
學生孫希九等若干人公為人玉立善談論風概豪爽
伉伉不能下物然內行淳備事母盧夫人以孝聞其子
弟家庭燕見不敢褻也嚮吾所窺公以此乃其材真有

所不盡者銘曰

公之治於官也其學之餘耶其治於家也其官之餘耶
為鄉先生為賢大夫富貴福澤壽考令譽亦畧有之不
盡其餘嗚呼公之所不盡者乃其所以餘耶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七